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五

魏祖虞舜

禮志魏景初元年十月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案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家分圜丘南郊而爲二帝嚳配圜丘后稷配南郊故倣而行之但

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晉人幷郊丘爲一

救日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曆甚疎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算漸密尅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

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爲宏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愍玫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

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葢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臨宣武觀大閱衆軍此見禮志而帝紀無之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咸寧三年十一月並臨宣武觀大閱而此志亦不載

樂章闕文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傅元所製改漢鼓吹曲爲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尚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尚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

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即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紛制觀晉書職官志可見三代以上將軍即六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爲宦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宏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于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淸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元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絕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云云施橑之下脫末字又粲蚩蒻以黼黼上爲弫字弫當作

卯

玉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鍚金叟而方釳注旄以鐵爲之鹿後漢書作鑣旄當作釳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輦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鹵簿六字元板自爲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綵又重句綵並當作末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

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鴐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采當作末

衛氏冠章衛元板作術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幍本末有岐宋書末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後漢書作紺上皁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

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幷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云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即是三年也己丑先庚寅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羞

漢書誤爲羞羞顔師古因妄爲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爲庶

諸葛恚之

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尙諸葛恚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高年元板作高平宋書同

五問六梁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嘆鬬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益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溫嶠令郭景

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溫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翁年老之上晉書蓋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義熙之謠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宋書舉前籤以證後謠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

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其下書閏月己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作三師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追盧循即三師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

荆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作湘

桓温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宋書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删定律令奏之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其下文敘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

敘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襍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即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

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
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
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
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元之徒以爲宜復
行肉刑案尚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
注以爲即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
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即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
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

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即令丙避諱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囚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攷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即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何人亦當作苛人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戸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衞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案事類卽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衞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后妃列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案邕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此司馬師之妻之母則羊衜之妻別是一人非文姬惜其名不傳衜乃羊祜之父祜傳云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衜字今俗人以爲卽道字考說文卷二下辵部道所

行道也从辵从首行部無衜字此字不知何從而來

武帝誤於楊后

武帝后楊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勸帝立之又力勸帝爲其子納賈充女此與隋文帝爲獨孤后所誤勸立煬帝正同炎與堅皆以用婦言敗楊后又力勸納其叔父駿之女爲后旣覆司馬又傾楊氏

太安元年立羊后

惠帝羊皇后泰山南城人賈后旣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愚按據帝紀羊后以永康元年十一月

立五行志亦作永康元年考永康之後改永寧孫秀之誅在永寧元年其明年方改元太安豈得如此傳所云當以本紀及五行志爲正

懷帝梁皇后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即位立妃梁氏爲皇后而后妃傳但有懷帝之母王皇太后梁后竟不一見至愍帝則紀傳皆無立后

王夷甫

成恭杜皇后傳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太尉王夷甫外孫案王衍不當稱字

章太妃稱夫人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案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虨議可言皇太夫人

褚裒依鄭元義

康帝褚皇后父裒見外戚傳穆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帝幼沖太后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元義衞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案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

何氏滅亾無遺此則天道之可信者王祥特庸鄙貪位苟祿耳惡非會比持身亦尙約素則其昌後也亦宜新唐姦臣許敬宗傳王福畤美何曾忠而孝此嗜痂之癖

石苞薨年

石苞傳泰始八年薨武帝紀則云泰始九年二月癸巳薨

王佑賈充裴秀

羊祜傳泰始初爲尙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案王佑乃嶠之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沉之誤攷

王沉傳羊祜荀勗賈充裴秀等皆與沉諮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爲沉無疑

蜀賊

陳騫傳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愚謂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芟除未淨晉書中如此甚多今不悉出

陳騫薨年

陳騫以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見本傳帝紀則在太康二年十一月元康乃惠帝年號騫何由至此當從

紀

鷦鷯賦

張華作鷦鷯賦見本傳繹其詞有知足知止之義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不能行矣

張華傳附雜事

張華傳末附載雜事數則識海鳧毛辨龍肉鮓蛇蛻爲雉刻桐爲魚扣石鼓斗牛紫氣豐城寶劍支蔓誕妄全似小說無復史裁然此乃正史也而宋彭乘墨客揮犀第九卷乃復全抄以誇博聞宋人小說筆記

大率皆彭乘之類有學識者不必看此等書無益有損

安平獻王孚傳有闕

安平獻王孚傳於配饗太廟之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晉書如此甚多今不能悉出

汝南王亮

宣五王傳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按栢夫人生趙王倫之下

即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齊獻王攸傳闕誤

文六王齊獻王攸傳於配饗太廟下宜添一句曰諡曰獻其下云子冏立別有傳此六字宜删傳末云三子蕤贊寔此宜改云四子蕤冏贊寔冏嗣立別有傳

王沉父子濟惡

王沉以高貴鄉公之謀告司馬懿而弑之見魏紀及沉本傳其子浚當惠帝時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於許昌見浚本傳可云父子世濟其惡

荀勗論省官

周官以六卿兼統羣職兩漢雖承秦制大改周禮然尙有條序惟晉之官制最爲雜亂無章荀勗雖小人其奏請省官以九寺可并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見勗本傳此奏甚可行而當時亦未之用

加大夫人

荀勗之子組傳進封臨潁縣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案大夫人未詳元板加下空一字亦非大疑當作太

敬司徒王導下

荀組之子奕傳元帝踐位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案下當作不何綏導傳云元帝登尊號百官

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明帝卽位導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成帝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元正導入帝爲之興又令其輿車入殿所謂通議應敬者謂此

馮紞等搆太子齊王

馮紞與賈充荀顗荀勗搆害愍懷太子而紞與勗又讒譖齊獻王攸武帝之世姦佞滿朝開國承家惟小人是用宜其再世而亂不但耽於聲色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而已也顗彧之子勗爽之曾孫頹其家聲抑又甚矣但此諸事散見諸傳中者語多重出

繁複可厭凡兩傳同述一事者宜云詳見某傳可矣陳壽范蔚宗當之必不如此

羊祜亦黨賈充

觀賈充傳充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荀勗既爲畫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啟留充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眞君子以謝安之德量亦由桓溫進身晉人尚元虛名節掃地矣

王渾長子尚

王渾傳前既云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末又云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山濤舉嵇紹

山濤掌選舉嵇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甚而其後康被刑謂其子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舉紹爲秘書丞以康之詭激而濤能始終之何友誼之篤也君子哉

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愚攷箭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楊雄蜀都賦曰箭中黃潤一端數金元板作中是

籠洲

王衍之弟澄傳巴蜀流人在荆湘者屯聚樂鄉澄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寵當作龍

繆坦

郭舒傳高官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坦元板作垣

旣葬還職

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之子廙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大

約兩漢魏晉不行三年喪者甚多然從無不葬而仕者

華嶠漢後書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奏之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案史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十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爲一卷

與史通異又存者五十餘卷五字之下注云一作三案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是也

黃沙御史

劉頌傳云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黃字闕武紀云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高光傳云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長字下注云一作黃作黃是

櫽括

李重傳寄櫽括於閻伍櫽元板作隱

邯鄲醉

重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下一字似醉非醉似辭非辭殊不可解元板直作醉亦可疑此乃人名作辭太怪

二百四十步爲畝

傅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說詳予尚書後案皋陶謨

沉萊堰

傅祗傳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

沉菜堰至今兗豫無水患菜字下注云一作萊劉頌傳頌當武帝時疏言事有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終大益如河汴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菜當作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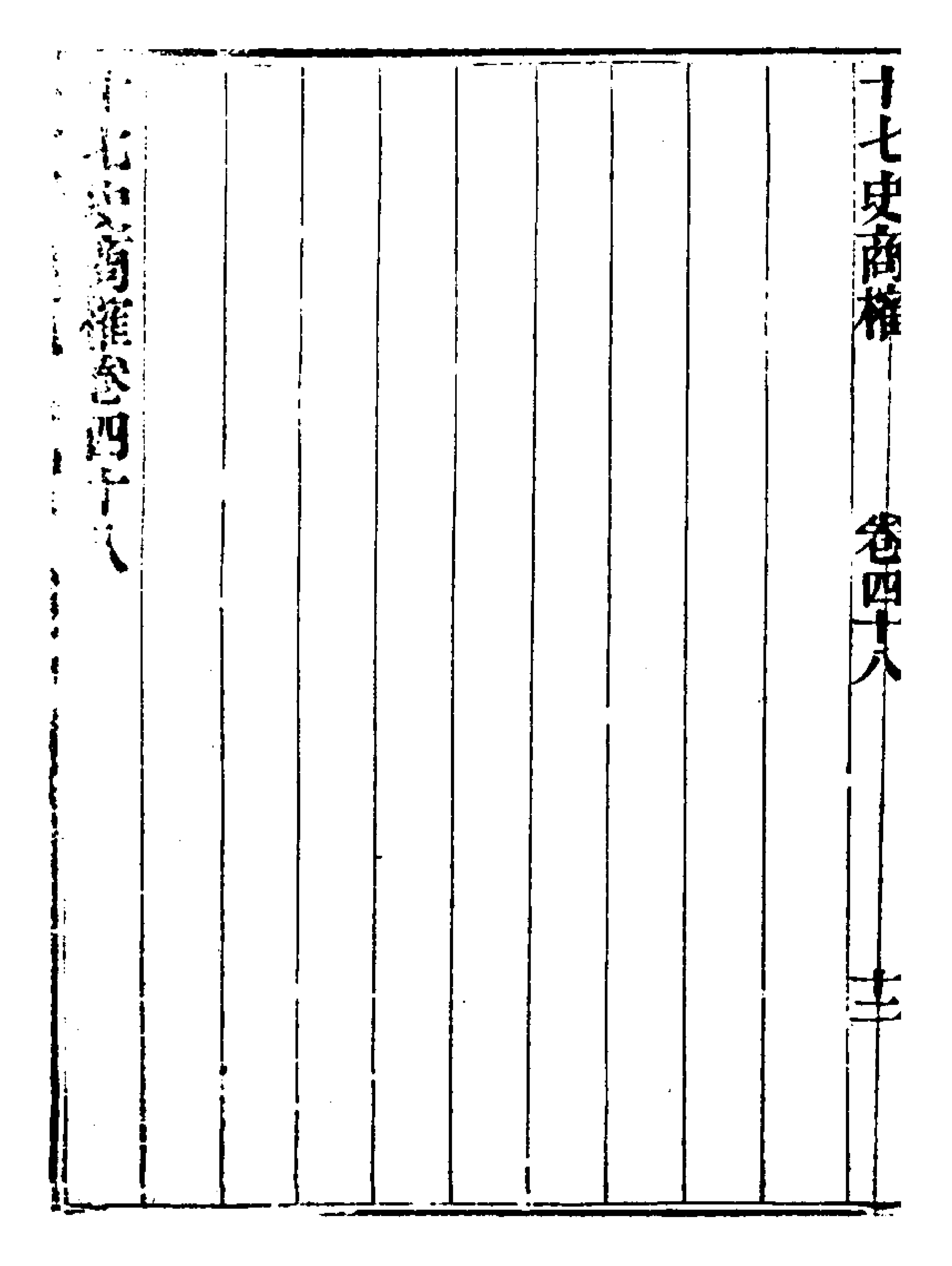
皇甫謐傳無尚書事

孔穎達尚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于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云云又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云云今晉書皇甫謐傳絕無此文鄭沖傳亦不言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詳于尚書後辨謐傳云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古文尚書惟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真本唐人作

疏之本并孔傳則譌所造託名於孔者譌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十餘年

文丁殺季歷

束晳傳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其中與經傳大異則云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案竹書紀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舊本作文王太謬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陸機傳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案杜子美醉歌行别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别有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機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洛則年二

十九雲二十八矣

機稱三國君臣

機作辨亾論稱魏人曹氏稱劉備爲劉翁文選作劉公此敵國之詞稱孫權爲太祖此必吳人追尊廟號而陳壽權傳竟不載稱吳諸臣皆名惟祖遜父抗稱陸公而三稱張昭爲張公其二文選皆作張昭其一作張公機避晉文帝諱唐人改爲昭其一改之未淨耳觀篇中虎作武民作人作衆則唐諱其云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陸績之下文選有張溫李善注並引吳志文以釋之此脫又云漢王帥巴漢之人報

關羽之敗我陸公挫之西陸西陸誤文選作西陵是

又云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李

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往解

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

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或曰選作元曰注引太元

作或者誤

太興府

夏侯湛之弟淳子承傳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

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云云府元本作未俱非是當

作末太興元帝年號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

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第九十卷作大興九十一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鍾淵映歷代建元考作大陳景雲紀元要略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駿烈紀元彙考忽作太忽作大未詳孰是

籍田賦校誤

潘岳傳岳作籍田賦於是乃使甸帥清畿帥下注諸本俱作師周作師是用字衍碧色肅其千千注一作阡阡文選作芊芊是游場染腰游下注一作坻文選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場也蚳蜉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垂髫總髮作髻方與上戾下襟叶

文選作髮非是薄採其芳芳下注一作茅文選作茅

芳與農爲韻未詳作茅尤不可通

閒居賦校誤

潘岳傳岳仕宦不遂作閒居賦爲尚書郎廷尉評文

選評作平是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府下選有

主字是謂楊駿也此脫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

名一不拜遷職者三此六句觀李善注可見晉官制

彼作一不拜職遷者三是谿子巨黍異黍同歸歸選

作機是

八王

晉書列傳卷第二十九分列汝南王亮楚隱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凡八王其篇首冠以總叙先論歷代封建之利害次及晉事則言諸王相仍搆釁爲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外寇陵偪宗廟丘墟向使八王之中有一籓如漢梁孝王武朱虛侯章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其下文結之云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此言甚精確篇末論贊最貶者倫穎顒越其次亮瑋又其次冏而於乂稍有恕詞斷制亦平允各傳中叙事雖蔓衍無法亦尚差

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處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為一篇又其序次則以事之先後不以輩行之尊卑遠近極得史法之變雖篇首直當題云八王列傳尤覺醒眼乃但標云列傳卷第二十九不用八王為目則非

君臣

漢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君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公孫宏

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悳

帝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以兵圍亮此傳不過以公孫宏爲瑋所使瑋傳則以宏與舍人岐盛並構行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是首謀者發於宏二傳稍不同然瑋傳末則云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蓋使瑋殺亮瓘者賈后也即以殺亮瓘爲瑋矯詔之罪而殺之者亦賈后也賈后欲專政故殺楊駿亮與駿相惡者也恐駿死而亮得政遂殺亮即無瑋賈必殺亮而於公孫乎何誅亮死而瑋又難制故不另起爐竈即以此爲罪殺之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是

也公孫宏在河陽爲令潘岳所愛見岳傳岳爲楊駿府吏駿之死岳頼宏以免然以宏之傾險而岳昵之其不擇交如此依阿亂朝而比之匪人能無及禍乎

亮謚文成

追復亮爵至廟設軒懸之樂下宜添一句云追謚文成

二萬五千石

汝南王亮之孫祐傳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石石當作戶

瑋謚隱

永寧元年追贈瑋爲驃騎將軍下應添一句云追謚曰隱

部曲督

趙王倫傳孫秀旣執機衡司隸從事游顥奴晉興告顥有異志秀卽收顥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案部曲皆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佽飛督閭和是也又有帳下督別見

侍中軍諮

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

侍中軍詔然後受之案軍詔當作宣詔

東宮西宮

倫自爲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樓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冏傳亦云冏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是也

南史宋武帝紀帝在晉末旣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劒二十人改太尉中書監進太傅加羽葆鼓吹及詠劉毅之後尅期至都於是輕舟密至已還東府其下又云息人簡役築東府城其下又言帝戒嚴北討姚泓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尙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

齊高帝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弑蒼梧王甲午帝移鎮東府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又前湘州刺史王蘊還至東府前期見高帝可知南朝建康凡宰相之府亦稱東府猶沿晉制也凡宋齊梁陳各紀傳及南史各紀傳中稱東府者不可枚舉

赦曰在職者

倫僭即帝位大赦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赦曰當作赦日日从口上開日从○中實俗謬以狹長爲日濶扁爲曰故混

秀往

秀徃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徃當作往

齊王冏奏

解系傳系爲趙王倫孫秀所殺齊王冏起義倫秀誅冏奏雪張華裴頠及系等之冤其詞已見華傳此重出

晉少貞臣

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元虛乃奉璽綬勸進而琨則爲倫所信用晉少貞臣如此琨爲段匹磾所拘作詩以百鍊剛自比亦難言

之矣但志在克復爲可嘉耳

以王導一門爲司馬氏世臣而桓元篡位則導之孫謐爲太保奉璽冊詣元封武昌縣開國公四維絕矣何以立國

頓朴

劉琨傳邈萌頓朴或改朴爲仆愚謂頓與鈍同用漢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然則朴字可不改

遒人

祖逖傳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愚謂據漢地理志遒當作逎元板亦誤

陳訓

妖星見豫州之次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卽此人

黃巾因

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因因當作固句絕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八

殤王薨以沖繼兆

武十三王傳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沖王祇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案當作懷王薨復以祇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

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婦爲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兒導之所以驕人者不過以門閥耳

蘇峻之亂庾亮所召非導之由然導身爲大臣當任其危而本傳始言入宮衛帝衛帝者欲避賊鋒也終言賊入導懼禍攜二子出奔白石則不衛帝矣白石壘乃陶侃所築險固處故奔此以圖免也賊平後乃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反導言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皆見侃傳導之庸鄙無恥甚矣劉超傳亦言蘇峻之亂成帝被幽超

等纔絶朝夕卒爲峻所殺而王導出奔

末一段纔說導不忌庾亮忽又說導深惡庾亮東起西倒毫無定見晉書之專務多載而不加裁剪每如此

導兄敦反雖非導謀然敦欲殺溫嶠私與導書言之見嶠傳欲殺周顗亦商之於導而導遂成之見顗傳導固通敦矣導孫珣則又桓溫黨也孰謂王氏爲忠於晉哉明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後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

郄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請免官並見壼傳導爲正直所羞如此

陶侃被誣

陶侃乃東晉第一純臣才德兼備而爲庾亮所惡王導亦忌之即溫嶠亦不能無嫌曲加誣衊有大功而掩其功無過而增飾以成其過奈天下自有公論故作史者不得不書其善而終以無識多寓貶詞且晉書愛博貪收異說往往一篇中自相矛盾前云侃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歸國後云少夢生翼上天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窬之志不亦刺謬乎實應王

編修懋竑有論力辨其誣載白田草堂存稿第四卷最精確文多不錄晉書誣侃亦見毛寶傳

許恂

郄鑒之子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恂當作詢元板亦誤

合傳不拘忠姦

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但當臨時制宜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合傳論云解系等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此史臣自明其忠姦合傳之例也應

詹甘卓卞壼劉超鍾雅同傳以諸人或死王敦之難或死蘇峻之難事蹟相似也卓始討陳敏已懷貳心及討王敦則懷貳更甚豈可與卞壼同論而合之者亦猶解系等傳例耳應詹雖亦討敦然以善終揷入殊覺不類此則自亂其例者或他傳無可附麗不得已而入此乎

庾亮傳得失參半

庾亮之庸鄙惡劣貪枝猜忍誠無寸善可取而罪不勝誅矣傳文依阿平敘不明斥其非殊欠直筆又亮最忌陶侃篇中略見而未暢反多敘欲廢王導事導

本不足惜況亮忌侃甚於導乎惟論中指摘其啓蘇祖之亂是爲實錄此傳得失參半外戚傳總敘歷論外戚之誤國因及西晉爲賈氏所敗而繼之云爰及江左末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髙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覆國豈不哀哉此段斥亮之罪爲得之

石頭城

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綦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

則在金陵矣必非也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部此事

石硊

桓彝傳彝爲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彝尋出石硊注云硊一作頭元板作跪愚謂此必宣城郡地作石頭者謬作跪亦不類硊字說文卷九下石部無存疑

塗中

桓彝之孫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塗當作涂涂中郎今滁州

王敦叛

虞潭傳甘卓屯宜陽爲杜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案叛字當作版此時敦猶未叛也

何充薦桓温

何充傳庾翼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宜依翼所請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任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乃使温西愚謂庾氏誠不可任然此外豈無人舉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

扈晉非幾傾何充之罪也

幾爲勸學死

蔡謨傳謨渡江見彭蜞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案蔡邕有勸學篇取之大戴禮勸學篇亦見前祖逖之兄納傳作勸者非祖納傳中語係王隱以語納者王隱傳中又亟出晉書如此甚多

殷浩傳脫誤

殷浩傳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案記室將軍將當作參

安西下脫將軍二字

重出王導語

丁潭傳王導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已見前虞潭之兄子騑傳中重出可厭

諸謝相繼卒

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堅總統指授者謝安而身在行陣者則安之弟石兄子元及安之子琰也晉不競矣賴有此舉爲之一振乃事平之後安卒於十年八月元卒於十三年正月石卒於十二月而元年僅四

十六尤為可惜自此晉無人矣桓元篡位劉裕討元而晉亡矣

謝萬傳誤

謝萬傳末云萬子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 韶爲黄門郎略字衍韶爲之韶當作韻句絕

王羲之傳稱制

王羲之品頗高潔心亦不昧論贊宜論其人晉書唐人重修故稱唐太宗制但推其書法在鍾繇王獻之蕭子雲三人之上非也隸書始於秦西漢有草書行

書始見謝安傳而可以草統之隸與草之自秦漢歷魏晉其來已久然皆不甚尊其尊則始於羲之矣此論謂其高於三家者皆謂隸書草書也羲之雖以隸重今傳者不過樂毅論黃庭經其餘多是草書

蔡豹傳脫衍

蔡豹傳豹戰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郎下脫將字傳末叙豹兄子奇事攷蔡奇爲殷浩之將前已附見于浩傳之末矣當歸併一處於此則但云見殷浩傳

征虜將軍

毛寶之孫璩傳謝安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
案當作征虜司馬

語在郊祀志

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
郊祀志案晉書無郊祀志但有禮志亦不載彪南郊
議

陳壽等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所載陳壽等皆作史者虞預傳著
書四十餘卷著下脫晉字干寶傳帝王之迹莫不必
書必當作有元板亦誤習鑿齒傳慨爾而泣曰衍日

字婁杜之故居斐當作裴徐廣傳轉大司農仍今書作如故今當作領

謇諤

顧和等傳論云爰在中興元風滋扇骨鯁謇諤蓋亦微矣謇或改爲蹇意取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耳近日東吳顧氏文集有與人書論謇諤二字所出甚詳則此似當爲謇諤二字又見文苑袁宏傳然說文卷三上言部無謇字

君弱臣強

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言東晉君弱臣強不相羈

制以今考之猶信觀孔愉之從子坦傳成帝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將納后因王彬喪停殷仲堪傳孝武帝問仲堪患耳聽者爲誰流涕而起曰進退惟谷誠可一笑君前不名父未聞於經乃見於史君之於臣若是隆乎

劉毅等三人論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三人同傳三人本與劉裕同起兵討桓元者也元既敗而裕志乃在篡晉故毅與長民皆相繼爲其所滅兩人之所不及無忌者以無忌率兵禦海賊盧循徐道覆爲所殺尤爲得死所耳

論中褒揚無忌可也痛抑毅與長民謂其有取禍之
道則非

陽郡

諸葛長民傳瑯邪陽郡人當作陽都

王謝世家

韓昌箕王謝世家三十卷漫兩采摭無當史學惟其
凡例云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
分二派今攷元冲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
舒而爲太原正派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
瑯琊支系稍别故爲支派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

則爲別派此似精核矣但其下又云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即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又云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卷首臚列同名者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共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謝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兩事俟再考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